辯正論卷第二　明既

唐沙門釋法琳撰

三教治道篇第二　下

公子問曰竊覽道門齋法略有二等一者極道二者濟度極道者洞神經云心齋坐忘至極道矣濟度者依經有三籙七品三籙者一曰金籙上消天災保鎮帝王正理分度太平天下二曰玉籙救度兆民改惡從善悔過謝罪求恩請福三曰黃籙拔度九玄七祖超出五苦八難救幽夜永歎之魂濟地獄長悲之罪七品者一者洞神齋求仙保國之法二者自然齋學真修身之道三者上清齋入聖昇虛之妙四者指教齋救疾擹災之急五者塗炭齋悔過請命之要六者明真齋拔幽夜之識七者三元齋謝三官之罪此等諸齋或一日一夜三日三夜七日七夜具如儀典其外又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通用自然齋法坐忘一道獨超生死之源濟度十齋同離哀憂之本始末研尋其功甚大其閑威儀軌式堂宇靈場法象玄壇畫像諸塔刻衣冠容

通用自然齋法坐忘一道獨超生死之源濟度十齋同離哀憂之本始末研尋其切甚大其間威儀軌式堂宇壇場法象玄虛脩諸指則衣冠容止濟濟鏘鏘朝揖勸拜儼然齋肅旋行唱讚真氣自然燒香散花神儀鬱在身心俱致感應必臻賓主同諧自符景福明真儀云安一長燈上安九火置中央以照九幽長夜之府正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令高九尺於一燈上然九燈火上照九玄其佛家娑羅樂師度星方廣等齋威儀軌則本无法象世人並見何所表明

通人謂曰余結疑從師早經庠塾脩觀百氏躬習三玄爰自開闢迄于漢魏不聞王者奉道為國家建三籙之齋攘天災行七品之法若言其法早行世者昔洪水滔天四民昏墊炎威鑠石六合洞然當尒之時豈所不以道齋往救眼看狼狽若是者乎若救而得者其文昌釋義式發痎瘵復應是齋力所致乎如其救不得者豈復不是道齋虛妄乎余嘗歷觀道經脩詳其要見玄中經云道士受戒及符

是齋力所致乎如其救不得者豈復
不是道齋虛妄乎余嘗歷觀道經備

詳其要見玄中經云道士受戒及符
録皆置五岳位設酒脯再拜又案三
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
至同俗祠祀先亡及受治録兵符社
契皆言將軍吏兵之事又見上元金
録簡文威儀自然經云上元愡真中
元愡仙下元愡神常清朝向本命迴
心礼三十三天者搖頭以兩手掐大風
翔各九迴手摩頷案兩眉後拭兩目
案鼻兩邊上下兩孔各七過受録用
上金五兩素絲五兩食米五斗薪五
束式用金人金鐶金龍金魚銀人銀
鐶銀筒銀榼等莫不廣陳金玉多費
繒綵但肆貪求之術未聞出要之方
何者竊尋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制
此齋儀意欲王者遵奉其法屬梁武
啓運道化不行何以知之案梁武先
世事道潛龍之日親奉老子到天監
三年既得自在四月八日出勅捨道
修靜不勝憤恨於是遂與門徒及邊境
亡命叛入高齊又傾金玉贈諸貴遊
託以襟期冀興道法文宣帝令曇顯
法師挫其鋒鋭修靜神氣頓盡結舌

不言其徒尒日並皆捨邪歸正求哀

誑以稱斯與興道法文宣帝令曇顯
法師挫其鋒銳修靜神氣頓盡結舌
不言其徒亦曰並皆捨邪歸正求哀
出家未發心者勅令染剃具如別傳
所載時有偏執儒生厥姓劉氏自稱
漢末黃巾之裔延承脩靜左道之餘
聞通人出脩靜救梁所由叙入齊被
戮之狀乃勃然作色攘臂而起厲聲
言曰夫子大人言何容易可不聞乎造
次於是則顛沛於是壽三錄七品並
出靈寶自然洞神等教獨超生死之
源同離憂苦之本傳之在昔行者登
仙是以入道之士冠冕服章佩符帶
印操持簡錄接奉仙庭扇古道而佐
明時修無為而崇上德進則動飈輪
而登金闕轉飛蓋而遊玉京退則開
小善而救三塗運道大慈而濟六道此
其狀也
通人謂曰夫言尚浮華語非實錄猶
牝雞靡司晨之用陶犬无守夜之功
何者撿諸古史逖聽先儒不聞靈寶
之名未記天尊之說討其根起皆是
張陵偽經之所傳也其末學道士管
見儒流不測所之奉以為實亦未詳
道士之号從何而來若能聞已愍行
當為子說通人之言未止儒生憤而

見儒流不測所之奉以為實亦未詳
道士之号從何而来若能聞已勲行
當為子説通人之言未止儒生懦而
應曰余聞珠育於水銅生於石取者
委之傳者迷之若不委而傳之竊為夫
子不取也三聞有言曰道可受而不
可傳其斯謂矣今對夫子略叙大宗
案道教衆經並云初應一氣号曰大
羅在三清之表置玄都玉京玉城金
闕天尊治在其中寶玄經云自然應
化有十種号一号自然二号无極三
号大道四号至真五号太上六号老
君七号高皇八号天尊九号玉帝十
号陛下統領一切立君臣之道正一
經云上化三清以置仙真聖王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百
二十曹局千二百仙官各治宮府天
曹普領星辰日月分丈垂象令下界
天子則而像之故云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是以先代聖君皆法
此為治又從一炁化生三氣以應三
君言 三君者從三氣生道者氣也 靈寶九天生神章云
有天寶君是大洞神靈寶君是洞玄神
寶君是洞真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
之祖氣丈人是混洞太无高上玉皇
之氣九万九千九十九億万氣後至

寶君是洞真神炁寶丈人則天寶君
之祖氣丈人是混洞太无高上玉皇
之氣九万九千九十九億万氣後至
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号高
上太有玉清宮靈寶丈人即靈寶君
之祖氣丈人是赤混太元無上玉虛
之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氣後至
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劫至赤
明元年出書度人時号上清玄都玉
京七寶紫微宮神寶丈人即神寶君
之祖氣丈人是冥寂玄通无上玉虛
之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氣後至
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
皇元年出書時号三皇洞神太清太
極宮又言此三号雖年殊号異本同
一也仍分為玄元始三氣而治三寶即
三氣之尊神自然識謝儀云曰等歸命東
方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自今
卯謝東方九炁清天太清玄九无上三天无極太
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帝君大帝君上皇老人
二十九真七十二聖高有真君九老仙都君
九氣丈人始清天真東華玉寶高晨大司上
相青童君元老九玄主仙真人千二百官
君太清玉陛下青帝九氣玉門神仙四司
真人諸天至極上聖太神下謝東鄉无極
世界五岳四瀆神仙正真九叩頭九慱頰
也洞神經云有三三皇故曰九皇是初
三皇虛无空同之變化次三皇是
玄元治之應變後三皇是三元之變
以為三台化形接物此九皇者並是
大道妙用應化相生及五帝行化其

玄元治之應變後三皇是三元之變
以爲三台化形接物此九皇者並是

大道妙用應化相生及五帝行化其
次三王代代習真莫不法道又去三
界二十八天之上次四民天從四民
天到太清境從太清境到上清境從
上清境到玉清境從玉清境方至無
上大羅乃登極果應化宮臺難以言
說爲道中之道又是天尊之住處七
映之宮居九華之殿坐金牀而悅性
憑玉机以悟神玉女軿羅仙童侍衛
分判善惡決斷死生凡是鬼神莫不
崇仰爲天中之主蓋聖者之尊惟鬼
惟神可信可尚是以古之賢哲率共
依行或隱迹於市朝或藏形於林藪
或門人隨從或弟子諮詢玉台之侶
三千叓乘之衆非一無不二觀調心
重玄滌想談空極妙扇大道以達時
修善立齋運玄功而佐國是以代代
天子咸所遵崇世世英賢悉皆欽尚
夏后鍾山之感漢文河上之徵妙應
蟬聯无時暫替義非虛說出自由來
故稱道教難可名也

通人折日子能誦文不知求理乎鄉
之類誠難攀與言夫凝冰慄慄不能彫
欵冬之花朱飈鑠石不能靡蕭丘之

通人折日子能誦文不知求理乎鄉
之類誠難與言夫凝冰慄慄不能彫
歎冬之花朱飈鑠石不能靡蕭丘之
木舉熠（爓反入）燿於日月之間非智也擁
甗甌於鴻鍾之側非慮也子所引文
今當立驗何者禮云太上貴德鄭注
謂古之王者老子云太上下知集注
云太古之世知上有君而不臣事即
三皇時也天尊之号出自佛經陛下
之名肇於秦始其公卿大夫及元士
曹屬並用周官秦漢之制而改頭換
尾以偽為真所敘三皇並引帝系譜
等其三界品次諸天重數並依傍佛
經假立名字而增減出沒似異而同
若上古已來實有斯法庖犧乃著易來
見敘之往代皇王不聞奉事周秦已
後漸出記言莊子天運篇云孔子行
年五十有一而不聞有道乃南從清
沛見老聃曰使道可獻人莫不獻其
君矣幸子思之無多言也而云三界
之外別有京闕都城者有識之徒咸
所嗟怪笑道論中備詳其偽矣莊子
云玉台癈疾之人庚桑抱患之士不
行章醮未出符書身著時俗之衣口
授先王之典佛為道士靡戴黃巾輒
引將來欲何所表縱夏禹開鍾山之藏不

行章醮未出符書身著時俗之衣口
授先王之典佛為道士靡戴黄巾輙
引将来欲何所表縦夏禹開鍾山之蔵不
道天尊漢文詣河上之遊絶无蹤迹案潘
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班固漢史
文帝傳及訪父老等无河上公結草為
菴現神變處事並虗謬焉可憑乎又
言道稱教者凡立教之法先須有主
道家既无的主云何得稱道教以三
事故道家不得别稱教也一者就周
孔對談周孔二人直是傳教人不得自
稱教主何以故教是三皇五帝之教
教主即是三皇五帝二者案前漢藝文
志討論今古墳典揔判凡有九流一
儒流二道流道無别教揔在九流之
内據此而言无别立教何以故无教
主故若言以老子為教主者老子非
是帝王若為得稱教主若言别有天
尊為道教主者案五經正典三皇巳
来周公孔子等不云别有天尊住在
天上垂教布化為道家主並是三張
以下偽經妄説天尊上為道主既其
无主何得稱教三者姚道安作二教
論唯立儒教佛教不立道教何以故
儒者用三皇五帝為教主尚書云三
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

論唯立儒教佛教不立道教何以故
儒者用三皇五帝為教主尚書云三
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
典用墳典之教以化天下毛詩云風
以動之教以化之墳典是教帝皇為
主儒得稱教佛是法王所說十二部
經布化天下有教有主也然佛是出
世人經是出世教故得稱教三皇五
帝是世主三墳五典是世教先以世
教化後以出世教化事盡於此攝法
既周為緣亦了何須別有道教又毛
詩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天子有風能化天下故得稱教道非天
子不得有風既其无風云何布化無
風可化不得別稱教也據此而言但
有二教縱稱有道制入儒流又老子
是俗人未斷煩惱有所言說但序三
皇之教化河上公云大道之世無為
養神无事安民謂无所施為无所造
作日出而起日入而止名為大道无別
天尊住於天上此謂道是道理淳和
之氣亦无形相也又葛仙公云吾師
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亦不
云天尊是我師也
儒生問曰道以自然為宗虛无為本
其謚非一如太上玄妙經云道曰自

云天尊是我師也
係生問曰道以自然為宗虛无為本
其謚非一如太上玄妙經云道曰自
然者道之真也无為者道之極也虛
无者德之尊也不視不聽而抱其玄
無心无意若未生根精聚化為其身
又昇玄內教經云太極真人問大道
以何為身生在何許名之為道通言
夫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无生先於
无先又靈寶自然經訣云太上玄一
真人曰太上无極大道无上至真玄
居虛无無形自然極虛无之上上无
復天下無復地故曰无上至真大道
雖虛无而能生一為万物之本也
通人問曰道能生一誰復生道若道
无從生亦道不生一若道不從他生
一亦不從道生若道自生一亦自生
一既不能自生道亦不能自生若道
自生道亦道自法道何故老子云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道
不自法而法自然亦可道不自生從
自然生若道不從自然生亦一不從
道生又一不及道從道生亦可道不
及自然從自然生一從道生道得稱
大道從自然生亦可自然稱大道不
得稱大若不稱大應云小道若道望

及自然從自然生一從道生道得稱
大道從自然生亦可自然稱大道不
得稱大若不稱大應云小道若道望
自然即道法自然自然即為道本既
道本於自然即自然是常道不得是
常令道既稱常自然亦常亦可道法
自然自然亦應法道若自然為本道
不得為本自然為常道不得為常若
兩个俱是常亦兩个俱相法如其一
法一不法亦一常一不常若言俱常
即俱自然既有自然不自然亦有常
有无常若自然為本道為迹本迹俱
稱常亦可道為本天為迹天道俱无
常令以道本對天迹道常天无常亦
可自然對道迹道无常而自然常若
道即自然亦天即是道若天體非道
體即一常一無常令亦可道體即自
然體同體亦同常令道法自然云何
得同體既道法然不法還是然常道
無常若有常異无常可得無常非有
無常有常有常故无常常法尚无有
常无无常異常何得令常異无常由
何得有無常若離常有無常因餘常
有常亦離常無有常是故无常常法
既無有云何有無常道若稱常便為
諸見之首如其稱大復被域中所拘

有常亦稱常無有常是故无常常法
既無有云何有無常道若稱常便為
諸見之首如其稱大復被域中所拘
烏鼠二端何以自出假令有道因藥
成仙耳故東宋後漢紀郊祀志云道
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澹泊為主
姤善疾惡為教禍福報應在一生之
內畜妻子用符書其修行不已得至
神仙也
通人曰尋老君居世未捨俗塵儀貌服
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徒處
柱下之微官隱龍德而養性和其光
而避外患同其事以攝內生愚者見
之謂之愚智者見之謂之智非曾司
寂莫能識也今之道士不遵其法反
同張禹湯行章句苟求閭屋冀得養
身棄五千之妙門行三張之穢術如
茅山道士陶隱居撰眾醮儀凡十卷
從天地山川星辰岳瀆及安宅謝墓
呼召魂神所營醮法備列珍奇廣班
綾綵多用棗魚鹿脯黃白蜜粹清酒
雜果鹽豉油米等先奏章請喚將軍
吏兵道士等皆執手版向神稱臣叩
頭再拜求恩乞福與俗並同既非出
家真造邪業然紫微太微少微等惣
謂天皇三官案古來先儒云天皇大

頭稱拜求恩乞福與俗並同既非出
家則造邪業然紫微太微少微等惣
謂天皇三官案古来先儒云天皇大
帝者是紫微尊神一名曜魄寶即中
央天也謂之北極在鈎陳之內為天
之主衆星所尊左有天一神右有太
一神為左右將如今左右丞相也主
丞事天皇人命所屬尊中之尊依尚
書周礼國家自有祭法皆天子親所
敬事孝經云周公有至孝之心乃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后稷
以配天天謂五方天帝謂昊天上帝
以祖父配祭於明堂及貟丘南郊等
本非道家之神亦非道士所行之法
云何今日乃用道士醮祭大乖礼教
深恐天神不饗非礼從漢末張陵以
鬼道行化遂有道士祭醮爰及梁陳
盛行於世蠱法易染習俗生常天下
僞濫莫過於此條周礼及郊特牲等
國家祭天自有儀式醮者祭中一名
盡爵曰醮三史九流亦無道士為國
攘災奏章行醮也昔武王病篤周公
請命置壇設祭祈禱上天不云告請
道神徵喚道士若道神在天上衆聖
所尊壽殀吉凶由其決斷周公行祭
亦不先之 尚書金縢篇文武王病篤周公立 三壇同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
言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王不能事鬼神若

道神微妙道士若道神在天上衆聖
所尊壽殀吉凶由其決断周公行祭
取不先之尚書金縢篇云武王疾篤周公立三壇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
言曰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王不能事鬼神若不救恐墜天寶命公歸乃内籌於金縢之匱王至日乃瘳若道鬼神然尊人命所属周公豈敢不先求諸子細推勘虛謬可知也若言
有者書何不載孔子去獲罪於天不
去獲罪於道案五千文解節中経序
去令喜辟穀断米為粥三日一食用
上金銭九千要白馬血君子曰老既
慈仁不應錣馬為誓道稱无欲何乃
貪金説経其一曰沍沍府解道可道
名可名萬物母有欲徼无欲妙同出
而異名衆妙之門渕号似萬物之宗
其六曰人之府解谷神玄牝天地根
緜緜若存等道者謂沍沍君名者謂
脾母者謂丹田沍沍者天徳也其神
所治在人頭中歳五来下下至丹田
老謂尹曰脾者中黄一也黄氣徘徊
治於中宮黄神長一尺戴日履月名
日金勝主常飲甘露食駏驉之脯其
神太白主之於日月五光覆之太一
封之青龍負之朱雀跱之中有神一
不可不思又丹田者玄牝也却者脊
脂治下九中有神氣名小童子行一
来下至丹田灌鼻上去入沍沍其妙
謂虚無其徼謂丹田異名者謂諸精

胎治下丸中有神氣名小童子行一
来下至丹田灌鼻上云入涅洹其妙
謂虚無其微謂丹田異名者謂諸精
其名有六一曰精二曰溺三曰汗四
曰屎五曰涕六曰唾故曰異名玄又
玄者謂左右目衆妙門者謂人死元
氣氣絶於口道冲而用之者冲謂一
也道一身常冲行之不盈渕号者謂
口也口有華池㰦唾而咽之言津約
滿口中一行浸潤百二十府口不可
滿若渕泉也似万物之宗者謂口飲
食万神於口也谷神者亦謂口也神
入口則生人也玄牝者謂鼻與口也
天地根者謂口鼻為門神氣於中出
入為生養根也鼻不言不語其氣緜
緜為天𢟪用之不懃也凡八十一章
惣以三元甲子為第所明指趣大都
與黄庭合契皆在服氣養身及行房
縮精之秘為俗所重非道所遵但為
詭説非真行也以此求仙太為河漢
豈有嗜欲翻得長生縱使延年終為
罪本 黄庭云上有黄庭下有開元前有幽
開後有命門噓吸廬外出入丹田審
能行之可以長生黄庭中人衣朱衣開門牡籥
閉兩扉幽闕夾之高巍巍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
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志不衰中池有上服赤
衣横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距重閉之神廬氣
管受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士常衣絳
子能見之可不病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
老復壯使理長尺約二子能守之作邑子呼
吸廬門以自償赤神之子中池立下不長城玄

衣積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距重閉之玄稱氣
發受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士常衣絳
子能見之可不病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
老復壯使理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作邑子呼
吸廬門以日倚赤神之子丹池立下不長城玄
谷邑長生要助房中急常使玉房視明時念太
倉不飢渴閉子精路可長活玉行參差同根節
三五合氣要本一抱珠懷玉和子室仙人道士
非有神積精所致專和仁欲義相得開命門常
能行之可長生矣

陳思王辯道論云夫神仙之
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為辰尾宿
歲星降下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
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
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
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
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
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
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无情欲可忍
无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
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
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
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
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問之何所施
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
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
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
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
以內視无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
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
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

以内視无益退論賓公便以不外鑒
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
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
陷垂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
死君子所達失何喻乎夫至神不過
天地不能使蟄垂夏遊震雷冬發時
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
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垂无乃
大惑乎世有方士吾王卷所招致甘
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
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
辟穀卷号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
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詭以欺衆
行妖慝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甘始
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
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有惟言若遭秦
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矣
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
乃如此耶又世虚然有仙人之説仙
人者黨猱㹶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
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蛤鷰入海為蜃
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
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鼈為
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娯乎
而顧為之夫所因納虚妄之辭信眩
辯正論卷第二
惑之説隆礼以招弗臣傾産以供虚

君子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
而顧為延夫所以納虛妄之辭信眩
辯正論巻第二　巻十九　張
惑之說隆礼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
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无一驗或殁於沙丘或崩
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
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
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
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謂矣子可詳
焉儒生悅焉莫知所對久而言曰豈
若是乎豈若是乎鄙聞道德二篇歷
世宗仰漢文魏武親自修行洞玄經
云五千文者道德祖宗真中之真誦
之万徧則身飛仙學者議云布李老
无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
道而天下孝慈夫子學優見遠辯若
懸河請述所聞敢同夕死也
通人曰學不師古無克永世先賢往
矣孰不因師僕之所崇世号惣持闓
士現生五濁爰踵四依縱有鍱腹奇
才聞便喪膽折角雄辯見即緘脣儒
綜五車釋談八藏綽綽有裕彬彬可
觀綺藻蘭言稟乎天骨神情機警
由於自然高名發於上京雅調流於
下國傳燈在意梁棟居心寄金之業
辯正論巻二　張
以成護法之功遐播嘉聲振於萬寓

由於自然高名發於上京雅調流於
下國傳燈在意梁棟居心寄金之業
以成護法之功遐播嘉聲振於萬寓
玉裕覃於六幽然而老氏宗源徧所
詳究請為吾子孟杖論之於是共造
祇園頂礼開士退坐一面具陳所懷
開士運不請之心縱无㝵之辯碩而
說曰尋太古无為其民朴素未崇仁
義不尚威容衣服莫用於六章飲食
詎調於五味自世運推遷時節流動
淳源一變澆波四起既失序於結繩
因照俗以書契八索緣茲以作九丘
自此而興及軒轅在政淳風更隱頗
黷聲色兼好畋獸遂感隱者容成為
說五千文也明道德之純序无為之治
欲使還源反朴抱一守雌者耳故說
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
則失臣躁則失君善行者无轍迹善
言者无瑕讁善計者不用籌策善閉
無關揵善結無繩約去甚去奢去泰
甚謂貪婬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言此三者須去之處中和行无為則天下自化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
而勿強者也學其所以但是禁抑物
情近為世訓未能斷煩惱本絕生死

自化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
而勿強者也學其所以但是禁抑物
情近為世訓未能斷煩惱本絕生死
根尋黃帝之時垂衣裳營宮室高聲
尚色以畋以斂人主驕奢下民勞伇
容成因時故述斯要矣雖言崆峒問
道詐曾脫躧鼎湖輕舉反葬橋山至
於燕處超然未聞其說　儒生曰夫五
千文探道德之輿順古歸朴致之太
和貴虛靜以守真軌至言以崇本其
文恢廓以弘遠其教淡泊以柔弱棄
忽名利而潛世聖智遺心而成功不
在於己而究万物之幽情存聖人之
風是以班固楊雄尚不呰毀子長或
以語於六經或以冠於儒首叔皮君山
或以言約易守用過儒術盖知言之機
知道之微可為百王不刊之誡矣而
開士抑為世訓同之俗典若是可乎
開士曰智大者盤桓於山峙器小者
蓬飛而莽浮吾聞為可為於可為之
世則天下同為是為可為也今亦子
以為明可為者可以不為矣夫五色
致盲謂貪淫好色傷精失明也豈非
淨名去所見色與盲等乎五音致聾
謂躭淫聲則損和氣心不能聽无聲
之樂也豈非淨名去所聞聲與響等

淨名去所見色與前等乎五音致聾
謂躭滛聲則損和氣心不能聽无聲
弟五諦夬身
之樂也豈非淨名去所聞聲與響等
乎五味致爽謂人嗜五味則舌損而猒
生也豈非淨名去所食味不分別乎
不貴難得之貨息盗也豈非觀受无
常乎不見可欲自静也豈非静也非
觀身不淨乎去煩乱令心虗愛精血
令骨強則有心可虗有骨可彊氣散
形枯非心虗也神去體朽非骨彊也
挫其銳黙思也解其紛不聞也但是
抑其聡明息其紛競清儉自守不與
物嫌盖為士之一志非通人之大度
也和其光不乱人也同其塵不自别
也直是揚波漏混以避患未能利益
同事以化生乃為有為事有事非无
為无事也以己而和不知物之所以
自和則和所不能和也盤跚形體之
間倥偬分別之境例可知矣
儒生曰顔光禄去道者深出於仙法
佛者本在於神教道也者必就深曠
友飛霊精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
老延華駐采也佛也者必辯親偶閑
身性師淨覺信緣命友一无生克成
聖業智貌大明志挾恒刧雖殊塗而
同歸亦何異而獨往哉向聞其異未
曰行以為異精亦其門與同歸也門

身性師淨覺信緣命友一无生克成
聖業智豫大明志挟恒劫雖殊塗而
同歸亦何異而獨往哉向聞其異未
知所以為異請示其門異同歸也開
士諭曰顔氏知一不知其二夫道體无
名无為天地之始乾坤有質有為萬物
之母此則道不出於始無物而資於
今有便是本无今有已有還无拘限
有无之間生成始母之内矣請吾言之
真諦故無無為天地之始世諦故有
有為万物之母母能生也故為世諦
始為本也故為真諦世諦説有非无
而有真諦説无非有而无非无而有
不有有也非有而无不无無也非无
而有常見自消非有而无斷見便息
不有有者非有有也不无无者
非无非不无也言其有者言非是有
既非是有非謂非有是則執者失之
為者敗之者也子知異之為異未知
異之所以異之所異焉知同異之所
以異未知異同之所以異焉知異異
之所以異未知異異之所以異焉知
同同之所以異未知同同之所以異
焉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同
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同非非異之
所以異未知非非同非非異之所以
異焉知非非不同非非不異之所以

焉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同
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同非非異之
所以異未知非非同非非異之所以
異焉知非非不同非非不異之所以
異未知非非不同非非不異之所以
異焉知異同同異无異不異之所以
異哉是以如来說法常依二諦起慈
悲以救物行喜捨以濟人无念而成
就衆生不動而淨佛國土雖有所作
實無所為子其詳焉無自誤也儒生問
曰初列三教各陳其美後將道教判入
儒流弃太史之正言從班生之曲說君
子不當何若是歟　開士喻曰小人黨
親君子黨理若理符而事順者亦何
愧於蒼蒼乎吾聞世間法者有字无
義出世間法者有字有義何者世法
淨偽喻如驢乳出世真實喻如牛乳
然而驢乳為不能出蘇縱強搆之還
即成溺所以然者勢分絶也牛乳出蘇
酪乃至醍醐轉抨轉淨唯香唯美五
種具足八味甘濃佛所說經引之為
喻者史記先黄老後六經漢書先六
経後黄老者其見乃異就理不殊各
隨所愛非盡言之論也且班固云易
有六十四卦道上當謙一卦撃文惣
判九流道止入在一流孔安國云三
皇所行謂之大道五帝所行謂之常

日初列三教各陳其美後將道教判入
儒流并太史之正言從班生之曲説君
子不黨何若是歟　開士喩曰小人黨
親君子黨理若理符而事順者亦何
愧於蒼蒼乎吾聞世間法者有字无
義出世間法者有字有義何者世法
淨僞喩如驢乳出世眞實喩如牛乳
然而驢乳為不能出蘇縱強搆之還
即成溺所以然者勢分絶也牛乳出蘇
酪乃至醍醐轉抨轉淨唯香唯美五
種具足八味甘濃佛所説經引之為
喩考史記先黄老後六經漢書先六
經後黄老者其見乃異就理不殊各
隨所愛非盡言之論也且班固去易
有六十四卦道止當謙一卦藝文揔
判九流道止入在一流孔安國云三
皇所行謂之大道五帝所行謂之常
道不言別更有道令人奉之令以勸
孝不可隨其臆斷善自求其實也

辯正論巻第二